

百年畅销 · 珍藏经典 · 国人必读 · 一生受益

鲁迅



经典全集

LUXUN JINGDIAN QUANJI

下卷

鲁迅·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鲁迅



经典全集

LUXUN JINGDIAN QUANJI

〈下卷〉

鲁迅·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小说卷

呐 喊	3	幸福的家庭	83
自序	3	肥皂	87
狂人日记	6	长明灯	92
孔乙己	11	示众	97
药	13	高老夫子	100
明天	18	孤独者	105
一件小事	21	伤逝	115
头发的故事	23	弟兄	124
风波	26	离婚	130
故乡	30	故事新编	135
阿Q正传	35	序言	135
端午节	53	补天	137
白光	57	奔月	142
兔和猫	60	理水	148
鸭的喜剧	63	采薇	155
社戏	65	铸剑	164
彷徨	70	出关	173
祝福	70	非攻	178
在酒楼上	78	起死	184

散文诗歌卷

朝花夕拾	191	《二十四孝图》	200
小引	191	五猖会	203
狗·猫·鼠	193	无常	205
阿长与《山海经》	19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09

父亲的病	211	他们的花园	271
琐记	214	人与时	272
藤野先生	217	他	272
范爱农	220	题赠冯蕙熹	273
后记	224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274
野草	230	无题	274
题辞	230	赠日本歌人	275
秋夜	231	湘灵歌	275
影的告别	232	赠邬其山	276
求乞者	233	无题二首	276
我的失恋	234	送增田涉君归国	277
复仇	236	好东西歌	277
复仇(其二)	237	公民科歌	278
希望	238	南京民谣	278
雪	240	无题	279
风筝	241	偶成	279
好的故事	243	赠蓬子	280
过客	244	一·二八战后作	280
死火	248	自嘲	281
狗的驳诘	250	无题	281
失掉的好地狱	251	教授杂咏四首	282
墓碣文	252	所闻	283
颓败线的颤动	253	无题二首	283
立论	255	答客诮	284
死后	256	二十二年元旦	284
这样的战士	258	赠画师	28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59	题《呐喊》	285
腊叶	261	题《彷徨》	286
淡淡的血痕中	262	题三义塔	286
一觉	263	悼杨铨	287
诗 歌	265	无题	287
别诸弟三首	265	悼丁君	288
莲蓬人	265	赠人	288
庚子送灶即事	266	无题	289
别诸弟三首	266	无题	289
惜花四律	267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290
自题小像	267	报载患脑炎戏作	290
哀范君三章	268	无题	291
哭范爱农	268	秋夜有感	291
梦	269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292
爱之神	269	亥年残秋偶作	292
桃花	270		

杂文卷

坟	295	四十七	358
我之节烈观	295	四十八	359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300	四十九	360
娜拉走后怎样	305	五十三	361
未有天才之前	308	五十四	362
论雷峰塔的倒掉	310	五十六 “来了”	363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312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364
春末闲谈	314	五十八 人心很古	365
灯下漫笔	316	五十九 “圣武”	366
杂忆	320	六十一 不满	368
论“他妈的!”	323	六十二 恨恨而死	369
从胡须说到牙齿	325	六十三 “与幼者”	370
寡妇主义	329	六十四 有无相通	37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32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372
写在《坟》后面	336	六十六 生命的路	373
热 风	339	智识即罪恶	374
题记	339	事实胜于雄辩	376
随感录二十五	341	估《学衡》	377
三十三	342	为“俄国歌剧团”	379
三十五	345	无题	380
三十六	346	“以震其艰深”	381
三十七	347	所谓“国学”	382
三十八	348	儿歌的“反动”	383
随感录三十九	350	“一是之学说”	384
四十	352	不懂的音译	385
四十一	354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387
四十二	355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88
四十三	356	即小见大	390
四十六	357		

下 册

华盖集	391	忽然想到	402
咬文嚼字	391	杂感	404
青年必读书	393	北京通信	406
忽然想到	394	导师	408
论辩的魂灵	397	长城	409
牺牲谟	399	忽然想到	410
夏三虫	401	“碰壁”之后	413

并非闲话	416	卢梭和胃口	520
咬文嚼字	418	文学和出汗	522
忽然想到	419	三闲集	523
“碰壁”之余	423	无声的中国	523
并非闲话(二)	425	怎么写	526
并非闲话(三)	427	在钟楼上	529
我观北大	430	文艺与革命	533
碎话	431	路	537
华盖集续编	433	文坛的掌故	538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433	流氓的变迁	540
有趣的消息	437	书籍和财色	541
学界的三魂	440	我和《语丝》的始终	542
古书与白话	442	二心集	546
一点比喻	443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546
不是信	445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549
送灶日漫笔	451	柔石小传	551
谈皇帝	453	上海文艺之一瞥	552
无花的蔷薇	455	唐朝的钉梢	558
无花的蔷薇之二	458	《夏娃日记》小引	559
“死地”	460	宣传与做戏	560
可惨与可笑	461	风马牛	561
纪念刘和珍君	462	“友邦惊诧”论	563
无花的蔷薇之三	465	南腔北调集	565
新的蔷薇	467	我们不再受骗了	565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469	学生和玉佛	567
马上日记	471	为了忘却的纪念	568
马上支日记	476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73
马上日记之二	483	关于女人	575
记“发薪”	486	真假堂吉诃德	576
记谈话	489	谈金圣叹	578
上海通信	492	经验	579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494	谚语	580
厦门通信	494	上海的少女	581
厦门通信(二)	496	上海的儿童	582
《阿Q正传》的成因	497	九一八	583
厦门通信(三)	500	偶成	585
海上通信	502	漫与	587
而已集	504	世故三昧	589
略论中国人的脸	504	谣言世家	591
读书杂谈	506	关于妇女解放	593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509	作文秘诀	595
再谈香港	516	捣鬼心传	597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599	北人与南人	641
伪自由书	600	过年	642
观斗	600	运命	643
对于战争的祈祷	601	古人并不纯厚	644
从讽刺到幽默	602	朋友	645
从幽默到正经	603	清明时节	646
最艺术的国家	604	偶感	647
现代史	605	谁在没落?	648
推背图	606	玩具	649
内外	607	零食	650
言论自由的界限	608	“彻底”的底子	651
大观园的人才	609	知了世界	652
新药	610	算账	653
天上地下	611	水性	654
不求甚解	612	做文章	655
准风月谈	613	看书琐记	656
夜颂	613	看书琐记(二)	657
推	615	趋时和复古	658
偶成	616	安贫乐道法	659
谈蝙蝠	617	看书琐记(三)	660
“吃白相饭”	618	“大雪纷飞”	661
诗和豫言	619	“莎士比亚”	662
“推”的余谈	620	又是“莎士比亚”	663
晨凉漫记	621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664
中国的奇想	62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665
“中国文坛的悲观”	623	读书忌	666
秋夜纪游	624	且介亭杂文	667
爬和撞	625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667
男人的进化	626	儒术	671
文床秋梦	628	拿来主义	673
电影的教训	629	隔膜	675
打听印象	630	难行和不信	677
喝茶	631	忆韦素园君	678
黄祸	632	忆刘半农君	681
中国文与中国人	633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683
野兽训练法	634	门外文谈	685
难得糊涂	635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694
青年与老子	636	中国语文的新生	695
花边文学	637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697
未来的光荣	637	说“面子”	698
女人未必多说谎	639	脸谱臆测	700
“京派”与“海派”	640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702

阿金	705	且介亭杂文末编	746
论俗人应避雅人	707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746
且介亭杂文二集	709	我要骗人	748
隐士	709	白莽作《孩儿塔》序	750
书的还魂和赶造	711	续记	751
漫谈“漫画”	712	写于深夜里	753
论讽刺	714	三月的租界	758
“文人相轻”	716	《出关》的“关”	760
“京派”和“海派”	717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763
不应该那么写	719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765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720	附 集	767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		文人比较学	767
有怎样的区别?	723	大小奇迹	768
什么是“讽刺”?	725	我的第一个师父	769
论人言可畏	727	“这也是生活”	772
再论“文人相轻”	729	女吊	774
文坛三户	731	集外集	777
名人和名言	733	渡河与引路	777
“靠天吃饭”	735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779
论毛笔之类	736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	
逃名	738	自叙传略	780
萧红作《生死场》序	740	备考:自传	781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741	流言和谎话	783
杂谈小品文	742	《穷人》小引	784
论新文字	744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786



华盖集

咬文嚼字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藓，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姬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孀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 姓郭；Wilde 姓王；D' Annunzio 姓段，一姓唐；Holz 姓何；Gorky 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假使他谈到 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 rky”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名目，偏

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镅,镱,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萬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忽然想到

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

一

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衍敷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

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腐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紊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活: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论辩的魂灵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名叫“鬼画符”。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鬼画符”。但帖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什么增补和修改。今夜看出来的大题目是“论辩的魂灵”;细注道:“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乩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今谨摘录数条,以公同好——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勿用惊叹符号,这是足以亡国的。但我所用的几个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笔来,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云:

中学为体西学用,

不薄今人爱古人。”

牺牲谏

——“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阿呀阿呀，失敬失敬！……”

“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备贤者’的神色来，请你不要见气，我们的心实在太坦白了，什么也藏不住，哈哈！可是，同志，你也似乎太……”

“哦哦！你什么都牺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我向来一心要做的也就是这件事。你不要看得我外观阔绰，我为的是要到各处去宣传。社会还太势利，如果像你似的只剩一条破裤，谁肯来相信你呢？所以我只得打扮起来，宁可人们说闲话，我自己总是问心无愧。正如‘禹入裸国亦裸而游’一样，要改良社会，不得不然，别人那里会懂得我们的苦心孤诣。但是，朋友，你怎么竟奄奄一息到这地步了？”

“哦哦，已经九天没有吃饭？！这真是清高得很哪！我只好五体投地。看你虽然怕要支持不下去，但是——你在历史上一定成名，可贺之至哪！现在什么‘欧化’‘美化’的邪说横行，人们的眼睛只看见物质，所缺的就是你老兄似的模范人物。你瞧，最高学府的教员们，也居然一面教书，一面要起钱来，他们只知道物质，中了物质的毒了。难得你老兄以身作则，给他们一个好榜样看，这于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的。你想，现在不是还嚷着什么教育普及么？教育普及起来，要有多少教员；如果都像他们似的定要吃饭，在这四郊多垒时候，那里来这许多饭？像你这样清高，真是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可敬可敬！你读过书没有？如果读过书，我正要创办一个大学，就请你当教务长去。其实你只要读过‘四书’就好，加以这样品格，已经很够做‘莘莘学子’的表率了。”

“不行？没有力气？可惜可惜！足见一面为社会做牺牲，一面也该自己讲讲卫生。你于卫生可惜太不讲究了。你不要以为我的胖头胖脸是因为享用好，我其实是专靠卫生，尤其得益的是精神修养，‘君子忧道不忧贫’呀！但是，我的同志，你什么都牺牲完了，究竟也大可佩服，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

“哦哦，是的。我知道，你不说也明白：你自然连这裤子也不要，你何至于这样地不彻底；那自然，你不过还没有牺牲的机会罢了。敝人向来最赞成一切牺牲，也最乐于‘成人之美’，况且我们是同志，我当然应该给你想一个完全办法，因为一个人最紧要的是‘晚节’，一不小心，可就前功尽弃了！”

“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朋友，你不要这么看我，我是最反对人身买卖的，这是最不人道的事。但是，那女人是在大旱灾时候留下的，那时我不要，她的父母就会把她卖到妓院里去。你想，这何等可怜。我留下她，正为的讲人道。况且那也不算什么人身